

主编 李 诚

世界科普经典文库

时 间 机 器

KEPUJING
DIAN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科普经典文库

时间机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科普经典文库

责任编辑 武连生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3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5000 套

书 号 ISBN 7-204-08902-2/G·2438

定 价 (全 56 册):1372.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时间机器	1
噪 声 级	81
隐 身 犯	128
太 空 知 音	141
流 星	147

时间机器

(美) 柯·基尔

时间旅行家（因为这样称呼他比较方便）正在对我们讲解一件玄妙的事情。他眨着炯炯有神的灰色的双眼，本来是苍白色的面容焕发着红光。炉火熊熊，银百合花灯盘中白热的灯光发出柔和的光辉，照着我们酒杯里泛起又消失了的泡沫。我们的坐椅是他特制的，它们好像在拥抱我们，爱抚我们，而不是仅仅让我们坐在上面。在一种宴会舒适的气氛里，思想不求精确，从容地奔流着。他就是这样向我们讲述，用纤细的食指指出一些要点。我们懒散地坐在那里，赞美他对这新的奇谈怪论（我们当时是这样认为）的热忱和源源不绝的创造力。

“你们必须仔细地听我讲。我将不得不批驳一两个几乎已被公认的看法。例如学校里教给你们的几何学，就是以一种错误的理论为基础的。”

“想让我们从这儿开始，题目不是太大了吗？”长着红头发、爱好辩论的菲里贝说

“我不要求你们相信任何无稽之谈。你们很快就会完全同意我的话。你们当然知道，一条数学上的线——一条厚度为零的

线，实际是不存在的。人家那样教过你们吧？同样也没有一个数学上的平面。这些都是抽象的东西。”

“完全不错，”心理学家说。

“同样，仅有长度、宽度和厚度，一个立方体实际上也不能存在。”

“这我不同意，”菲里贝说。“一个立方体当然可能存在。一切实际的东西……”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但是等一等。一个刹那问立方体能够存在吗？”

“不懂你的意思，”菲里贝说。

“一个完全不占任何时间的立方体能够实际存在吗！”

菲里贝思考着。“很清楚，”时间旅行家接着说，“任何实际存在的物体总是占有‘四’个方向：长度、宽度、厚度，以及——久度。但是由于肉体的天生弱点——这我一会儿再讲——我们往往忽视这个事实。实际上有四维空间，其中三者我们称为‘空间’的三个面，而第四是‘时间’。可是有一种倾向，要把前三者和第四者画一条实际并不存在的界线。因为恰巧我们的知觉，以我们生命的开始直到结束，是沿着第四者的同一方向断断续续地移动的。”

“那，”一个神情激动地凑着灯重新点燃雪茄烟的年轻人说，“那……确实是很清楚的。”

“唔，这一点被如此普遍地忽视，真是非常奇怪的，”时间旅行家兴致更浓一点，接下去说。“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第四维空间’，尽管有些人谈到‘第四维空间’时并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这个，这只是另一种对‘时间’的看法。除了我们的知觉沿着它移动以外，‘时间’和三维‘空间’的任何一维并没有区别。但是有些糊涂人把这个意思弄反了。你们都听到过他们关于这个

“‘四维空间’说的话吗？”

“我没听说过，”市长说。

“不是这样。‘空间’，按照我们教学家的说法，有三维，人家可以叫它‘长度’、‘宽度’、‘厚度’，而且可以用三个平面来显示，每个平面都和另一平面成直角。但是有些爱动脑筋的人总是在问，为什么偏偏是‘三’维——为什么不能再有一维和其他三者成直角？——甚至还想尝试建立‘四维空间’几何学。仅仅在大约一个月以前，纽昆教授还在纽约教学学会讲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在一个只有两维的平面上，表现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形，同样他们以为用三维的模型可以表现一个四维的立体——如果他们能掌握透视角度的话，——懂了吗？”

“我想是这样的，”市长喃喃自语。他皱着眉头，陷入沉思中，嘴唇好像在重复着神秘的词句似地动着。“是的，我想我现在明白了。”过一会他说。脸上有一瞬间露出喜色。

“呃，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也曾有一段时间搞这种‘四维空间’的几何学。我得到的结果有些是希奇的。例如说，这里有张一个人8岁时的像，还有一张17岁的，一张23岁的，等等。显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四维空间’的存在用‘三维空间’表现出来的片断，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科学家们”时间旅行家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对他的话都相当理解以后接着说，“深知‘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这儿有一张通俗的科学图片，一张气象记录。我手指头跟着划下去的这条线显示气压表的移动。昨天是这么高，昨夜降下来了，今天早上又升上去，这样缓慢上升到了这里。肯定水银没有在通常所承认的三维空间上追踪这条线？但是它的确追踪过这样一条线，所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条线是沿着‘时间度’的。”

“但是，”医生说，眼睛紧紧盯着火中的一块煤，

“如果‘时间’只是第四维的‘空间’，它为什么被认为、而且一直被认为是别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时间’中自由活动，像我们能在‘空间’等其他三维中那样？”

时间旅行家微微一笑。“你那么确信我们能在‘空间’中自由活动吗？我承认我们在两维中能自由活动，我们可以随意地向左向右，向前向后，人们经常是这样做的。可是，向上向下怎么样呢？地心引力把我们限制住了。”

“不太确切，”医生说。“有气球呢。”

“但是有气球之前，除去一阵阵的跳跃和地面的高低不平之外，人是没有垂直活动的自由的。”

“他们仍然可以略微上下移动，”医生说。

“向下比向上要容易，容易得多。”

“而你在‘时间’中完全不能活动，你不能离开现在的时间。”

“亲爱的先生，正是这儿你搞错了。正是这儿所有的人都搞错了。我们总是在离开现在的时间。我们的精神存在是非物质的，没有任何维的。它沿着‘时间度’以均衡的速度从摇篮通向坟墓。就像我们从地面以上 50 英里的高度开始存在，然后走了下来一样。”

“但是主要的困难在这儿，”心理学家插上一句。“你能够在‘空间’的各个方向活动，但是你不能在‘时间’中活动。”

“那正是我的伟大发现的萌芽。但是你说我们不能在时间中活动是不对的。例如我非常鲜明生动地回想着某件事，那我就回到它发生的时刻，就像你们说的，我心不在焉了，我跳回一会儿。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向后退回去停留一段时间，就像一个野蛮人或者一个动物不能停留在离地面五六尺的高度一样。但是文明人比野蛮人在这方面要好些。他可以在气球里抗拒地心引力向

上去，为什么他不该希望最后他可能沿着‘时间度’停止或者加速前进，甚至转个弯走向别的方向呢？”

“哦，这，”菲里贝开始说，“是完全——”

“为什么不行？”时间旅行家说。

“它是不合情理的。”菲里贝说。

“你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菲里贝说，“但是你绝不会使我相信。”

“可能不会，”时间旅行家说。“但是现在你开始看到我研究‘四维空间’几何学的目的了。好久以前我就大概知道一种机器——”

“在‘时间’中旅行的！”很年轻的人叫了起来。

“它将毫不在乎地在‘时间’和‘空间’的任何方向旅行，完全由驾驶员决定。”

菲里贝付之一笑。

“但是我有实验的证明，”时间旅行家说。

“它对历史学家将是方便极了，”心理学家提示说。“譬如说，他可以旅行回去，核实一下流传下来的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的记载。”

“你不以为你会引起注意吗？”医务工作者说。“我们的祖先是不大容忍年代错乱的。”

“人家可以直接从荷马和柏拉图的口中学习希腊语了，”很年轻的人说。

“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在二年级考试中给你不及格。德国的学者们已经把希腊文改进了那么多了。”

“还有未来呢？”很年青的人说。“想想看！人家可以用全部的钱来投资，放在那儿生利，而尽快赶向前去！”

“去发现一个社会，”我说，“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

础上面的社会!”

“放在一切狂妄放肆的理论里!”心理学家开始说。’

“是的，原来我也是这样看，所以我从来没有谈起过，直到——”

“实验的证明!”我叫道。“你准备证明这个?”

“实验!”菲里贝叫道，他有点头脑发沉了。

“无论如何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心理学家说，“尽管这全是胡扯，你知道。”

时间旅行家向我们大家微微笑着。接着，还带着一丝笑意，双手深深插在裤袋里，慢慢走出房间，我们听到他趿拉着鞋走过长长的通道到实验室里去了。

心理学家望着我们。“我不明白他有什么?”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花招，”医生说。菲里贝要想对我们讲他在伯斯仑看到的一个魔术师，但他还没来得及讲完开头，时间旅行家已经回来，菲里贝的故事就吹了。

时间旅行家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架子，比一个小钟大不了多少，做得非常精致。里面有象牙，还有某种晶莹澄澈的物质。现在我必须说清楚点，因为以下的话都是绝对不可理解的，除非我们接受他的解释。屋里凌乱地摆着几张八角形的小桌子，他挪过一张放到炉子前面，有两条桌腿在炉边地毯上。他把机器放到这张桌上，拖过一张椅子坐下来。桌上另外只有一盏带着小小灯罩的灯，明亮的灯光完全照在这模型上。周围还有十几支蜡烛，两支插在炉台的铜烛台上，其余的插在贴墙的烛台上。整个房间里灯火辉煌。我坐在挨着炉子的低低的单人沙发上，而且把它向前挪，几乎正在时间旅行家和炉子的中间。菲里贝坐在他的背后，从他的肩上向前张望。医生和市长从右方侧面注视着，心理学家从左面望着。很年轻的人站在心理学家的背

后。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在我看来，任何鬼把戏，不论构思多么巧，手法多么灵活，要想在这样情况下骗过我们，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时间旅行家看看我们，又看看机器。“嗨？”心理学家说。

“这个小东西，”时间旅行家说，他的双肘落在桌子上，两手一起按在机器上面，“只是个模型。这是我设计的一架在时间中旅行的机器。你们会注意到它看起来特别歪斜，这根棒有一种奇异的闪烁发光的外观，仿佛它有点儿假似的。他用手指指着那个零件。“还有，这儿是一个白色的杠杆，这儿又是一个。”

医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机器里窥视。“做得很漂亮，”他说。

“做它花了两年的时间，”时间旅行家回答他。然后，当我们全都像医生那样看了一番后，他说：“现在我想让你们全都清楚地了解，这根杠杆一经按下去，就把机器送进了未来，这另外一根控制着相反的方向。这个鞍子代表时间旅行家的坐位。我准备马上就按下这根杠杆，机器就要走开了。它将要消逝在未来里，无影无踪。好好看看它。也看看桌子，放心，绝没有什么鬼。我不想糟蹋掉这个模型，还让人家说我是个走江湖的骗子。”

大约停了有一分钟。心理学家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但是又改变了主意。这时时间旅行家把手指伸向杠杆。“不，”他突然说。“借您的手用用。”他转向心理学家，把他的手拉在自己的手里，要他把食指伸出来。因此把时间旅行机送上它那无尽无休的航程的，正是心理学家自己。我们全看见杠杆转动了。我绝对相信没有任何花招。起了一阵风，灯焰跳动一下。炉台上一支蜡烛熄灭了，小小的机器突然打转，看不清楚了，大约一秒钟光景，看起来就像个鬼影，像个隐约闪光的黄铜和象牙的旋涡。它走了，消逝了。除了那盏灯，桌子上面一无所有。

人人都沉默了片刻。然后菲里贝说他见鬼了。

心理学家从昏呆中醒了过来，突然向桌子底下看。时间旅行家对他这样动作，开心地哈哈大笑。“嗨？”他说，还记住心理学家原来的调子。然后他站起来，到炉台上的烟丝缸前，背对着我们，开始装他的烟斗。

我们彼此望着发愣。“注意，”医生说，“你这一切都是当真吗？你真相信这架机器跑到时间里面去了吗？”

“当然，”时间旅行家说，弯下身子凑着火点了一根纸捻子。然后转过身来，点燃了烟斗，望着心理学家的脸。（心理学家为了表示镇静自若，抽起一支雪茄，可是没切去烟头就想点它。）“不仅如此，我还有一架即将完成的大机器在那里”——他指着实验室——“当它组装好以后，我想自个儿去旅行一次。”

“你是说那架机器已经旅行到未来去了吗？”菲里贝说。

“到未来或者过去，——我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一边。”

停了一会，心理学家突然灵机一动。“它要是到哪儿去了的话，一定是已经到了过去了。”他说。

“为什么？”时间旅行家说。

“因为我假定它没有在空间里移动，如果它旅行到未来去，它会一直还在这儿，因为它一定会经过这个时间。”

“但是，”我说，“如果它旅行到过去的话，我们刚进屋时应该看到它，还有上星期四我们在这儿时；还有再上个星期四；如此等等！”

“严重的反对意见，”市长表示一种公正的神气，对时间旅行家说。

“完全不是，”时间旅行家说，又对心理学家说，“你想想，你能解释这个。这是在阈限以下的表象，冲淡了的表象，你明白。”

“当然，”心理学家说，让我们安心。“这在心理学上是很简单的。我应该想到它，这十分清楚，而且对这个奇谈怪论愉快地帮了忙。就像我们看不清砂轮飞转和子弹在空中飞行一样，我们无法看到这架旅行机。也无法欣赏它。如果他在时间中旅行要比我们快五十倍乃至一百倍，我们经过一秒钟时它就经过了一分钟。因此，它造成的印象当然只有它在通常情况下的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这是十分清楚的。”他把手伸过机器原来所在的空间。“你明白吗？”他笑着说。

我们坐在那儿瞪眼望着那张空桌子有一分钟光景。然后，时间旅行家问我们对这一切是怎样想的。

“今天晚上它似乎言之成理，”医生说；“但是等明天再说。等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

“你们愿意看看时间旅行机的实物吗？”时间旅行家问。说着，手里拿着灯，领着我们穿过通风的长廊，走到他的实验室。我清楚地记得那摇摇晃晃的灯光，他那奇异的、宽阔的头印在墙上的轮廓，影子的舞动；记得我们跟着他，给他弄糊涂了，可是并不相信他；记得我们在那实验室里看到了曾在我们眼前消逝了的那架小机器的放大版。有些部件是镍制的，有些是象牙的，有些一定是用水晶石锉成或锯成的。它大体上已经完成，但是还有几根没完成的水晶的曲棒，放在工作台上的几张图纸旁。我拿起一根仔细瞅瞅。它似乎是云母石的。

“注意，”医生说，“你是完全当真吗？还是只是个玩笑——象去年圣诞节你让我们看的那个鬼似的。”

“我准备坐到这架机器上，”时间旅行家说，手中的灯举得高高地，“到时间中探险。这是明明白白的吧？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我们谁也不太清楚该怎样看待这件事。

我越过医生的肩膀看到菲里贝的眼，他在严肃地向我使眼色。

二

当时我们对时间旅行机都不大相信。事实是，时间旅行家属于那种过分聪明得使人难以相信的人：你决不会感到你完全了解他；你总要怀疑有某些深藏不露的东西、某种潜伏的才智隐藏在他的坦白的后面。要是菲里贝拿出模型来给我们看，并且也用时间旅行家这番话对我们解释，我们的怀疑就会轻得多。因为我们会看得出他的动机。一个宰猪的屠夫都能了解菲里贝。但是时间旅行家的特点还不仅是有点想入非非，我们不能信任他。对于一个没有他那样聪明的人，有些事做出来就可以名声大噪，可是这些事一经他的手，仿佛就是鬼花招。事情干得太容易，这就是错误。严肃的人们严肃地看待他时，对他的行为举止绝不会十分相信，他们似乎觉得，把他们善于判断的名声交付给他，就同用脆弱易碎的精美磁器给幼儿园当摆设一样。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星期四到下一个星期四这段期间，我们谁也没有谈论多少关于时间旅行机这回事。尽管它潜在的奇妙的可能性给我们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忘不了它似乎言之成理，就是说它实际上疑点极多，有可能造成年代颠倒和一片混乱。就我自己来说，我特别挂念着那个模型的玩意儿。我记得星期五在林尼安遇到医生时，曾同他讨论过。他说他曾在杜平根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并且相当强调蜡烛的熄灭。但是究竟这把戏是怎么耍的，他也说不清楚。

下星期四我又到里士满去——我想我是时间旅行家座上的一位常客。因为到得晚，已经有四五个人聚集在他的会客室里。医生站在壁炉前面，一手拿着一张纸，一手拿着他的表。我向周围

望，想找到时间旅行家，而——“已经7点半了，”医生说，“我想咱们还是先开饭吧。”

“——在哪儿？”我说，提起主人的名字。

“你刚来吗？这件事相当怪。他不可避免地耽搁住了。他留下这张条子请我在7点钟时带领大家吃晚饭，如果他回不来的话。他说他回来时再向大家解释。”

“没能好好吃这顿晚饭似乎怪可惜的，”一位著名日报的编辑说。这时医生按铃招呼开饭。

除去医生和我，心理学家是惟一曾参加上次晚餐的人。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编辑布兰克，一位不知名的记者，还有位留须的、安静腼腆的人，我不认识他，根据我观察所及，他那天晚上始终不曾开口。餐桌上，大家对时间旅行家的缺席猜测了一番，而且我半开玩笑地提到了时间旅行。编辑希望我们对他讲解一下。心理学家自告奋勇把上星期四我们看到的那“天才的奇谈怪论和鬼把戏”做了一番呆板的描述。他正在讲解时，通向走廊的门不声不响地慢慢地开了。我正对着门，第一个看到。“好哇！”我说。“终于回来了！”门开大了一点，时间旅行家已站在我们面前了。我惊叫一声。医生是第二个看到他的，他叫道，“天哪！先生，怎么了？”于是全桌的人都转身向着门口。

他一副令人吃惊的狼狈相。外衣沾满灰尘，袖子涂上了绿颜色，头发乱蓬蓬的，而且我觉得它更显得斑白了——不是由于尘土就是颜色确实褪了些。脸色苍白得很难看；下巴上有一条暗红色的伤痕——没完全愈合的刀伤；似乎由于吃了很大的苦头，他的面容憔悴而枯槁。他在门口犹豫了片刻，好像是光线刺了他的眼似的。然后他走进房间。他走路一瘸一拐，就像我看到过的长途跋涉走坏了脚的人一样。我们默默地注视他，等着他说话。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痛苦地走到桌子前面，朝着酒瓶做了

个手势。编辑满斟了一杯香槟酒，送到他的面前。他一饮而尽，似乎这对他很有好处：因为他向全桌的人望了一眼，脸上仿佛又掠过他从前的笑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先生？”医生说。时间旅行家好像没听到。“别让我打扰你们，”他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什么。”他停下来，伸出酒杯再要一杯酒，又一饮而尽。“好的，”他说。他的眼睛明亮了一点，两颊开始有点血色。他冲我们的脸上望了望，有一种迟钝的表示赞许的神情。然后，在这温暖舒适的会客室里兜着圈子。接着他又说话了，在说话时仍旧好像在摸索着一样。“我要去洗洗，换换衣裳，然后我再下来解释这些事情。……替我把那羊肉留下一点。我想吃点肉，想得要命。”

他望着编辑，这是个稀客，他向编辑问候。编辑提了个问题。“一会儿告诉你，”时间旅行家说，“我是——可笑！但是马上就好了。”

他放下杯子，走向通楼梯的门口。我又注意到他的跛脚和他软塌塌的脚步声，我原地站起来，在他走出去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脚。他脚上只有一双破烂的、血迹斑斑的短袜。门在他的背后关上了。我有点想跟着他，但一想起他多么讨厌人家干涉他的私生活，就作罢了。可能一会儿我心不在焉。然后我听到，“著名科学家的惊人之举，”编辑在按照他的习惯考虑着大标题，这使我的注意又回到明亮的餐桌上来。

“这是什么把戏？”记者说。“他是去赶集做买卖去了吗？我不明白。”我碰到心理学家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到时间学家的目光，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到时间旅行家痛苦地瘸着走上楼。我想别人都没注意到他的跛脚。

首先从这种惊愕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是医生，他按铃——因为时间旅行家憎恶让仆人在餐桌旁侍候——要一盘热菜。编辑看到

菜来以后，哼了一声，就挥动刀叉，那个沉默的人也照样办理。晚餐继续下去。有一会谈话是连声感叹的，有时带着惊讶，然后编辑的好奇心炽热起来。“我们的朋友是横渡海峡去找点钱补充他不太丰裕的收入呢？还是他有他的尼布甲尼撒的遭遇？”他问道。“我确信这是时间旅行机的事，”我说，于是接着心理学家刚才的叙述，我也讲起上星期四的聚会。新客人们坦率地表示不相信。编辑提出反对。“时间旅行是什么？一个人总不会由于在奇谈怪论里打滚弄得满身尘土吧？”然后，他心中涌上一个念头，要来一张漫画。“未来”的人们连牙刷都没有吗？记者也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同编辑一道轻率地嘲笑这一切。他们都是新式的新闻工作者——高高兴兴，什么也不放在眼里的年轻人。“我们‘后天特派通信员’报道，”记者说着——更恰当地说是嚷着——这时时间旅行家回来了。他穿着平常的晚服，除去憔悴的面容以外，刚才使我吃惊的那些变化都已经不留痕迹了。

“喂，”编辑兴高采烈地说，“这班人在这儿说你旅行到下周去了！给我们讲小洛兹柏立的情况好吗？你认为他的运气怎样？”

时间旅行家一言不发地走到留给他的坐位上，按照他的老样子沉静地微笑着。“我的羊肉在哪里？刀叉起肉吃是多美啊！”

“故事！”编辑叫道。

“该死的故事！”时间旅行家说。“我想吃点东西。我的血管里没得到点蛋白胨时，我是什么话也不想讲的。谢谢。来点盐。”

“一句话，”我说，“你是做了次时间旅行吗？”

“是的，”时间旅行家说，嘴里塞得满满的，点着头。

“我愿意出一先令一行买下一字不漏的记录，”编辑说。时间旅行家把酒杯推到沉默的人面前，用指甲叮叮当地敲着。沉默的人本来在呆呆地望着他的脸，这时吃了一惊，赶紧替他斟上一杯。以后，餐桌上的气氛是不大舒服的。就我来说，有些问题不